

人类奋起反抗死亡的罪行：新闻稿31（2020）



Frew Kebede (埃塞俄比亚), *Shimutt*, 2018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7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宣布，目前全世界已有1500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说，“疫情扰乱了数十亿人的生活。许多人已经在家呆了好几个月了。”大封锁带来的创伤正严重损害着社会心理。谭德塞博士说：“人们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我们不会回到‘旧常态’。大流行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适应‘新常态’的一部分就是找到安全生活的方法。”



George Lilanga (坦桑尼亚)，《如果你死在城市里，每个人都会走了》，20世纪70年代

在7月23日于布拉柴维尔(刚果共和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丽贝卡·莫蒂(Matshidiso Moeti)博士说，“目前的非洲新冠肺炎病例增长正给整个非洲大陆的卫生服务带来日益紧迫的压力”。目前非洲医护人员中约有1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莫蒂博士说：“这对[医疗领域]工作的个人来说有着非常现实的后果。”她说，“在医护人员中哪怕是出现一例感染也是一个不小的数据。医生、护士和其他医疗领域的专业人员是我们的母亲、兄弟和姐妹。他们正在帮助挽救受新冠肺炎威胁的生命。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拥有必要的设备、技能和信息，以保证他们自己、病人和同事的安全”。其他地方的情况也一样糟糕，甚至更糟；5月下旬，巴西的两个护士组织(联邦护理理事会[Federal Council of Nursing，缩写COFEN]和国际护士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缩写ICN])宣布，巴西死于新冠肺炎的护士人数最多，其中大多数是**女性**。

莫蒂博士真挚的评论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汇编29**(2020年6月)——《健康是一个政治选择》。我们的研究人员与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南非的医护人员进行了交谈，了解了他们的工作状况，以及他们对政府对疫情控制的担忧。南非的年轻护士工会(Young Nurses Indaba Trade Union)的主席马杜莫(Lerato Madumo)说，“即使在新冠肺炎之前，我们的卫生系统就已经出现了问题。首要问题就是护士短缺。

我们仅带着最基本的护理人员加入了这场抗疫”。每个与我们谈话的人都告诉我们，由于预算紧缩，他们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被削弱。这些预算通常是由富有的债券持有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操控的，它们要求债务偿还，而且并不在乎这钱是来自于公共卫生、公共教育还是公共福利预算。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一起呼吁**免除**发展中国家的债务。



Henar Diez Villahoz (西班牙), *Quien sostiene la vida* (《那些维持着生命的人》), 2020

今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协同国际护士理事会和“护理在行动(Nursing Now)”活动（译者注：由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护士会联合举办）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2020年世界护理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中的关键数字指出，全世界缺少近600万名护士。令人震惊的是，89%的护士短缺集中在全球南方国家，“那里护士的数量增长几乎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值得指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施加**压力**使公共部门的收入维持在低水平，以此作为债务减免的交换条件，这导致护士的工资偏低，进而其中许多人**移居**到工资更高的国家，这引发了Zuhal Yeşilyurt Gündüz所谓的“**医护流失**”的现象。

当我们谈及护士时，我们主要是在谈论女性，因此我们也需要关注女性受到的漠视和歧视。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有一句话揭穿了关于性别平等问题的伪善说辞：“女性约占医护人员的70%，但平均工资比男性低28%。”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在我们的副所长Renata Porto Bugni的领导下，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冠状病毒冲击的性别影响的深入研究，该研究将详细说明这些事实。这份报告将在未来几个月公布。

国际护士理事会，《我是一名护士》，2020

我们的团队为了完成《**健康是一个政治选择**》而对医护人员进行了采访，基于此我们的汇编制定了包含16个要点的议程，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重中之重。其中有六点特别受关注：

1. 大幅增加对于医护人员新冠肺炎检测。
2. 提供高质量的个人防护装备和口罩以及其它必须的设备来保护工作人员。一线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充分的训练来对抗疾病。
3. 立即拨款建立医护人员培训学校：包括医生、护士以及公共卫生人员。
4. 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水平以及多次、定期支付报酬。
5. 工作人员如认为继续工作会给他们的健康或是生命带来迫在眉睫的风险，他们有权暂停工作，且这项权利应予以承认（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55条及第187条）。
6. 确保委员会中有医护人员工会的加入，为整个医疗领域，尤其是新冠危机制定政策。同时应确保这些医护人员能够在类似政策的制定中有发言权。

这些是基本的要求和政策，任何敏感的人在目睹了这场大流行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之后都会同意这一点。这些要点中的许多条在《**新冠肺炎后，为全球南方提出10点议程**》中重复出现过。我们应该在这个清单上加上：

7.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施压，要求它们不再把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作为贷款的条件，这样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才能充分补偿其医护人员。



Issam El-Said (伊拉克), 《爱之城》 (*Medinat al-Hub*), (1963)

1947年9月，Faqus(埃及北部)的一名医生接诊了两名有食物中毒迹象的病人；第二天，又来了两个病人，该医生建议他们去综合医院。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后来指出，AlQarnah(埃及中部)的卫生官员“对当天报告的10例死亡病例感到相当困惑”。埃及已经经历了六次霍乱大流行(1817年、1831年、1846年、1863年、1883年和1902年)，但这一次，医务人员不能确定是什么引起了疾病。霍乱在“大批医生、卫生官员、护理人员 and 消毒剂”打破感染链之前已在全国蔓延；1,0277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曾有传言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埃及的英国士兵将霍乱带到了埃及，但这一说法拒绝被英国当局承认。



在伊拉克，纳姬珂·玛莱卡（Nazik al-Malaika，1923-2007）从电台听到了霍乱爆发的报道。她将内心的苦痛写成了一首唯美的诗歌《霍乱》（这篇诗歌由侯赛因·哈达维翻译）。

夜幕笼罩
 哀啼于耳畔回响
 击碎夜的寂静

...

那饱受苦难的人啊，心中溢满悲恸
 与那哀啼碰撞相触
 每颗心中都燃着火焰
 每间静谧的小屋都被悲伤填满

每一寸土地上都有在黑暗中啜泣的魂灵

夜幕降临

听那行人的脚步声

击打在寂静的黎明

去听，去看，那悼念的队伍

有十人，二十人……不，那是无数人的哀思

…

处处都有

无人问津的尸体

哀思，是没有悼词的

也没有片刻的默哀

…

人类奋起反抗死亡的罪行

…

霍乱即是死亡的复仇

…

掘墓人因霍乱身死

宣礼师因疾病陨落

谁人还能为亡者唱一曲赞诗？

…

哦，埃及，我因死亡对你犯下的暴行心碎欲死。

正如诗歌中所言，甚至连掘墓人都死于这种疾病，现在的医护人员也正遭遇同样的命运。死亡、冠状病毒大流行、饥馑肆虐和毫无希望的形势使我们深陷痛楚，心如刀绞。然而，即使在这般黑暗中，诗人仍在提醒着我们，人类要奋起反抗死亡的罪行。

热忱的，Vijay。

